祇平居士集

祇平居士集卷六

嘉興　王元啓

序一

談易窺豹序

經學至宋而大明宋之爲傳註者若紫陽朱子之易義詩傳蔡九峯書傳黃勉齋儀禮經傳集解及胡康侯春秋傳其書皆足與聖經並垂不朽間爲攷其源流康侯嘗親及龜山楊氏之門朱子則龜山再傳以後之門人而蔡黃又其弟子諸家之學淵源同出龜山至龜山所自爲書則諸經皆有論述而三經義辨一書息邪放淫厥功尤著龜山者故宋南劍州將樂人也故將樂雖小邑其人士多能篤

守遺經研窮訓故不屑為辭章浮競之學益龜山之遺教然也明萬歷間有傳宗臯者為其邑之令規倣漢世專門講授之法為創五經書院立五經師各一人使之各精所業以教其弟子故明季邑中經學尤昌以余所知若揭氏之詩吳氏之書蔡氏之易彼其人皆積數十年之功力作為成書傳之子孫至數世不改其業彬彬乎可謂盛矣揭氏詩曰讀詩旨括吳氏書曰尚書庭訓琬琰前此已有序而行之者惟蔡氏談易窺豹一書故泰寧訓導文琳所著經亂喪失百有餘年乾隆十五年其四世孫振光始購得之驚喜如獲異寶顧念卷帙繁重力薄不能鏤板則日夜手錄以廣其傳積若干年共得若干部散諸邑人且來乞

序以冠其首余惟易之義雖言矣子曰夫易開物成務冒
天下之道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今使
言易者談理而不切於用則非開物成務之義切於用矣
舉其一不見其全則無以目天下之道必欲該舉靡遺則
言與意又何以能盡也然自前代以經義取士士以帖括
應有司試者非切指一時一事言之則無所據以發明其
意故講說家雖明知偏舉不全之爲病而亦不得不爲經
生爲帖括者稍作一隅之示此蔡君談易一書所以有窺
豹之名也然君又於其書之首備載四聖人作易源流
及卦中德體象變之旨附以王輔嗣略例及伊川龜山二
先生論易之語使學者隨文解義之外復有以窺夫廣大

悉備之蘊與其變動不居之用則是書雖僅比管豹之一斑善學者由是而通之即易之全旨可因以徵會矣今邑中不乏聰明頴異之士顧經學益廢不治余故備述是書顯晦之由與振光勤苦表章之意俾讀是書者知所愛重而并及諸經傳註之源流與邑中前代之故諸經師家法之相承以爲後之窮經者勸若君居官行事之詳與其畢生著述之富見於郡志儒林之傳與振光自爲序者茲不復著云

讀詩肯括序

昔王荆公爲周南詩次之解自關雎以迄麟趾篇第相承悉有條序而河南程子之論又謂諸國之風其編次先後

亦各有義是二說者皆有意聯絡全經而因端造論所主又各不同明萬歷間將樂有揭君鵬蛟者以治詩名家著讀詩旨括一編取二家之說會而一之則凡十五國風二雅三頌首尾三百五篇悉爲疏通其義類之相因使讀者綱明目悉無復雜而不貫之患其亦可謂有功於詩教者乎或疑聖人之意未必屑屑於此余謂不然六經之理無所不涵譬諸天體渾圓隨人俯仰旁側觀之無所往而不得是故易之卦皆以覆變相從然而雜卦之外又有序卦之篇則雖不覆不變之卦亦爲曲推其所以相因之故以博極夫事理無窮之變而其說皆出於聖人即後之人無能軒輊其間而獨有所廢又況詩之次第今所傳者自鄭

齊以下與左氏所載季札所觀顯有不同則程子之論自不爲無見而以周南詩次推之諸國中篇章次第豈盡無義類之可求而必以此爲非聖人意乎今觀是書之作雖意在貫串全經然於大義往往多所發明邶之柏舟崇序說者皆以爲仁人不遇之作君以正風特首關雎因謂風之變也亦自閨門始則自毛鄭以下諸儒之說如雲消霧釋不覺自廢而朱子從列女傳定爲婦人之詩者其說愈不可易其他不事掊擊而義衷至當使讀者恍然自得其解往往類此君自題其末簡有云學者循此誦習庶作者之大旨可領而篇什之次第不紊即正變之懸殊與運會之興衰亦於是乎辨之可以想見君之所用心矣君四世

孫天保恪守家學將鋟版以廣其傳亟求余言爲序因爲掇其大要以冠於篇若君履歷行事之詳具在別記茲不著

四書講義序

與諸生評講書義癸酉甲戌間將樂諸生人各記其所得未有彙錄而傳之者乙亥以後延平仙游諸生所記長兒尙班輯成二冊其一冊辛巳冬燼於火辛巳以後客游河北衛輝及山左兖曹二郡兒子皆未從行丙戌重赴延平將樂蕭聿磬來謁囑其向諸生所彙錄書時所記以示蕭旣回縣余復客游他所彼此隔絕不相聞丁亥以後郤武順昌諸生所錄存次兒尙繩所茲來滌口長兒攜得辛巳

裌餘一册出示諸生往往傳相抄錄余閱之大抵戊寅巳卯歲仙游講論爲多尙有戊辰巳巳間講義存天津徐氏丁巳至癸亥館崑山汪氏講論尤多汪氏兩生巳死遺書悉爲人取去無存者

弟子職補註序

弟子職爲管子第五十九篇班固藝文志列諸孝經之類朱子謂其作內政時作此以敎五鄉之士者葢嘗與曲禮少儀內則竝稱爲小學之支流餘裔其首章學則旣採入小學書後纂儀禮經傳通解遂全載其文余家舊藏管子一書題云唐臨淄房喬註宋蘆泉劉績補註房註多爲朱子所採錄然其書用詩集傳楚辭集註之例引用舊註不列

氏名故人亦不復知其爲喬語壬申夏余有事三山與兒輩同寓西衙旅館時次兒尙繩年六歲初入家塾余既夙重其爲古人小學之書又取其節短韻諧便於童蒙之誦習因採房劉二家之註稍加增益爲手錄以授之後遂轉授兩孫逮今二十有六年矣近長兒尙珏聞先民張爾岐亦有註釋因訪得其書重有採摭命之曰補註非敢謂有得於古人立教之意聊取疏通其義訓使句字曉析不至以艱深而廢讀耳中分節次朱子與管子書頗有不同茲編分節尤多復不盡依朱子然念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凡讀書窮理之道皆然覽者應無厭其苛細云

史記正譌序

余所考定史記本皆仍其原文別加糾寫稍爲誌別如闕文用左氏春秋戰國策班固漢書補入者用朱書三書之所不載則用穆天子傳例爲口以空其處譌字則於字外加闕爲誌復爲朱書本字於其下使讀者一覽可得衍字則用側書仍於字外加闕以別於徐廣諸家之小註又史記自兩漢時未有訓釋讀史者往往自以其意隨筆記註數語附於本文之下以資解故而廣多聞盖不獨褚少孫一人爲然傳寫者不察攙入正文悞升爲大字遂使文體割裂首尾不貫今流俗所傳班固漢書本亦然余亦輒有遴汰今用孔穎達諸經正義之例於後儒傳註雖用正書縮爲小字使不與正文

相混其訛踳甚者如律書天官書二篇則用蔡氏尚書武成篇例存其舊文於前別錄考正文於後庶便於讀者

校正史記月表序

史記月表因秦楚之際世短變繁難以年計故十八王皆以始王之月爲一月其先已立國如趙歇齊市燕廣魏豹韓成止承前月爲數并不書一月蓋以歷月多少別其享國之久近非謂始王之月毎歲必改稱一月也今表於丙申建卯之月西楚衡山九江雍燕五王皆書二年一月前此二世一統書年子嬰爲王即不書年惟義帝曾爲天下共主故於爲懷王之十三月書年即帝位之寅月書年至丙申十月被弑即不書年十月之朔義帝猶在漢未一統

亦不書年五國書年似乖史法且以一月代正月則不辭謂五國獨改卯月爲歲始則非實又張耳以十一月王趙英布以七月王淮南歲以十一月七月爲一月稱名尤不順惟漢封韓王信在二年十一月是年有後九月適足十二月之數故於漢三年十月特書二年一月較爲近理然已不免自亂其例故今於俗本所書二年一月悉改十三三年一月悉改二十五庶不謬史公本旨他若二世二年九月齊表田假走楚下有楚趨齊救趙田榮以假故不肯十二字當列後九月楚殺假乃出兵之上今列前九月乙未十二月楚表八月下當有諸侯尊懷王爲義帝八字今列義帝元年一月下是爲錯簡其錯簡之重出者若二世

二年十二月陳涉死楚魏二表並列三年端月齊表多添項羽怨田榮分齊爲三國十字是年六月趙表添張耳從楚西入關七字是皆後文之錯見於前者漢王出滎陽在三年六月表於四年四月復書之是前文之複衍於後者又加乙未十二月齊表項羽怨榮下衍殺之二字漢三年十月趙表漢滅歇下衍立張耳三字英布王淮南張耳王趙皆在漢之四年五年正月復衍淮南國趙國等字悉爲刪去至脫訛字及舊註舛繆處則隨事釐正不能殫述若夫諸表經緯之度前後不同隨時分合史公具有深意如世表以世爲經然自黃帝以下有顓俈堯舜夏殷周諸屬爲緯則兼立縱橫二格自帝泄以下有經無緯則至殷代

帝辛之亡凡更三十八帝止用縱格直書至周武王代殷又有魯齊等十二國爲緯則仍列縱横二格然而王朝所占分數獨寬取其便於紀事故不與諸國一例六國年表始皇既幷天下更無他國可書則其後皆用直書月表前列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九國其後項羽立十八王幷義帝西楚凡二十今表義帝下別餘一空格總計横格二十一考漢表河南下留一空格爲漢五年別置長沙國地史表但取格中有空即書故列長沙於河南屬漢爲郡之後其說別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或欲用十二侯表之例燕下虛列一格爲後吳壽夢以下作地亦得然多添格數似非史公本意又自田榮擊殺田市田安之後三齊當幷一

格欣翳降漢摵荼殺廣之後須滅去塞翟遼東三格義帝旣滅楚項當丼一格殺邯虜豹之後雍魏二格須滅去三年十月之後常山代二格須滅去十二月後丼須滅去九江一格張耳王趙當丼趙代爲一格孽殺田廣之後丼須滅去三齊至二月王信仍丼三齊爲一格五年十二月後滅去臨江一格正月韓信徙楚漢丼三秦三齊通七國爲一格凡此總期無失史公本指要於原次無更惟九江改封淮南衡山爲其屬郡中閒不宜閒以臨江一國三秦丼漢塞翟最先不宜爲雍所隔考前項梁之起在武臣王趙之後表取楚項地比易合爲一特爲先項後趙今倣其意列九江於衡山之上降雍於塞翟之下當亦史公所許因

見後代史表字數必拘一例首行既定後雖有經無緯亦必局書一格之中以致與白累幅觀者厭之余於三代世表六國年表見史公剪裁鎔鑄隨宜變化之方月表前半分楚爲四分齊爲三關中爲四分燕爲二分魏爲殷分韓爲河南其由少分多之法史公蓋自言之後半獨不能由多改少是謂不克其類輒意爲斟定如左舊本傳刻甚多今故不復重列止錄考定今文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當不至罪其妄作

校正女誡序

鄉先正陸清獻公詣戚族家見幼輩婦女即與講說內則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陸子所謂宇宙

內事皆已分內事朱子所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心皆可即此見之韓子云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儒者一生功業止此二端不能以道濟天下則退修之以訓於人期稍有裨於斯世宋蔡季通謫徙惠州日與諸生講學前卒之數日遍告及門有疑速即來問蓋古聖賢覺世牖民之念且死猶汲汲不遑若是此足以見仁者之用心也自異學倡爲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之說專務巧於藏身爲鄉愿閹然媚世之術遂至一膜之外膈於胡越無復有萬物一體之懷孔子所以斥爲德之賊也余讀班昭女誡七章竊謂人家閨閣中宜各寫一通日與講說七日一周終則又始如此薰陶浸灌不特悍婦可化爲溫

艮即童女輩亦使漸知禮義異日出而從人不致貽羞父母因爲刪其句讀正其訛字補其闕文兼闡發其義蘊所歸擬與管子弟子職篇並刊家塾以訓童幼孫曾益亦陸淸獻與幼輩婦女講說內則之意云

讀韓附錄後序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書貴具知人論世之識陸務觀云註詩誠難正謂知人論世難耳余讀昌黎詩私爲考論其世凡德順憲穆四朝行事及公一生遭際履歷一一恍然如見知所言者悉皆有爲言之世稱杜甫詩爲詩史竊謂公詩實足繼之因念陸務觀註詩誠難之語眞所謂甘苦自知非淺學所能共喻

也然則孟子之言直示人以讀書之準否但掠其影響謂之不讀一書可耳會余著讀韓附錄一冊稍補洪氏年譜所未備錄既成帙遂書其後如此

代李觀察爲新修大田縣志序

大田故尤谿永安漳平德化分轄之地距各縣治所甚遼故常爲亡命逋逃之藪其北東西三面山勢猛惡往往陡起峻絕無級可登時出一小羊腸蜿蜒盤折不知所之而洞壑宏邃中可容衆至數百人水則銅鏈港若鸕鷀大牛鈴大姨諸灘波石衝激舟行上下一失勢立碎而其上叢林密箐負嚴瞰潭尤易藏奸故明景泰正德之間寇賊時發延平漳泉三郡之吏恐疲於捍禦嘉靖十四年御史白

賁請於朝割四縣之地別置大田縣築城鳳山之麓爲縣令治所復於各阻隘分設巡檢司鎭壓之盜少息然而東北邊境聯接尤永去治遠者時有蠢動撲已復熾卒無寧歲今年春余奉　命自延平移節廈門觀察興泉永道大田舊隸延平今爲永春州屬間嘗按部永春考論大田山川阨塞訪求故時鄰寇鄧茂七土賊鄭新等焚剽攻劫之場伏藏嘯聚之窟與夫官兵守禦鄉民結砦避亂諸所土人無有能道其詳者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德威遠被盜賊易心吾民父子祖孫漸涵於至治之澤家耕耨而戶詩書不復知有鬬爭金革之事也固已久矣已而署令李君慧以新修邑志來請序按圖考記則如西南黃認圖之林

柄坑最爲盜窟今已成和樂之鄉其東北險要之區若東巖羅坂營白土隔桃花逕隘門樸諸所廢壘空存而尤豁永安鄉境之往來者如織故時輕悍之俗胥化爲醇良於是歎吾 朝治化之隆非前代所及而吏茲土者雖攝事期月之間猶得以聽治餘閒集邑中文學之士刪述舊聞補緝遺漏勒爲成書以備一邦之典故斯不亦太平之盛事乎余故歷述其形勢險要之槩與昔人建議設縣之由而歸本於 國家功德之盛以見民俗轉移之所自使覽是書者知方隅紀述實足徵 聖朝久道化成之治焉若其山水清嶢雲物譎詭昔所駭爲鉥心劌目之觀者適足以資好奇者登覽之娛而發其恢雄偉麗之文辭而南豁

書院大羅巖宋時韋齋先生晦菴夫子之遺蹤往往而在生其地者沐 聖化之涵濡緬前賢之軌躅倘亦有慨然而興者乎則夫海濱鄒魯之風吾又將於大田望之矣

代某爲新修莆田縣志序

莆田自陳天嘉中其名始見於史舊名蒲口至隋開皇九年始置縣爲莆田隸泉州宋太平興國四年別建興化軍因改隸興化元改軍爲路明改路爲府 國朝因之而莆田之隸興化如故志之作則自宋紹熙壬子郡守趙彥勵延郡諸儒創造成編迄明嘉靖辛酉及萬歷之甲戌癸丑凡三修之然皆統志一郡之事而莆之山川土田人物特附著焉而弗詳我 朝康熙甲申乙酉之歲縣令金泉謝

博徵邑之耆彥搜訪前聞別爲邑志凡其有關於莆者罔弗載焉由是縣始有專志葢縣之立先於其郡三百九十年志之修後於其郡二百一十有三年而縣志之作又在郡志後之五百一十有三年上溯開皇立縣之始通一千一百一十有七年矣顧自乙酉迄今又閱五十餘年舊聞放失日久漸湮於是前令汪君大經承太府宮公之命開局於縣之某所重加蒐纂迄歲丁丑後令王君恒實踵成之凡爲書若干卷閱十有幾月始竣太府公以某承乏仙游朝夕有事郡城與聞末議因令掛名簡端僭爲之序夫莆田自立縣以來千有餘年中間廢興因革之故繁矣至於生斯土者異材輩出足以增莆陽山水之光者何可勝

計顧前此紀載缺如其附見於郡志者僅僅十之一二而縣志之修卒於有待於以見我 朝治化之隆遠軼前代而同軌同文之盛達於山陬海澨者如此至以千餘年曠典不六十年間前後再舉其事又以見吏茲土者之克勤其職諸廢具修而太府公之率作興事交相翼勵以底於成其功尤不可誣也因摭其始終大略而爲之序如此

歷城縣志序 代

昔史公爲河渠書於河流自南而東復爲引使北流之故必爲申析其所以然使覽者得見古人疏鑿之大旨其論治渠則自滎陽以下及吳楚齊蜀諸邦行船溉浸之利形勢俱列目前封禪書敘秦時諸山川神祠自殽以東爲祠

幾華以西爲祠幾幾而雍與西若湖下邽灃滈杜亳復若干祠合天下諸山川神祠一一如經緯之在機黑白之布於棊局至今可以想見其處而竊怪今人敘數十百里以內之山川即棼然四出而靡所統紀何其才力不逮古人若是與余每覽郡邑志臚陳山水大抵如市井貨錢記注一切雜而不貫近代惟李某爲寧化志知以爲病於邑中山水皆躬自涉歷得其起伏往迴之勢而比而合之以爲文其視他志之支分而錯出者則有間矣至若指陳形勢令讀者如身游而目擊之則亦未敢輕許也東昌太守胡君德琳前令歷城爲其縣志以爲縣之山無有不原於太山者其水無有不委諸清河者君既得其原委大勢而敘次

一準水經故其文最有法度余謂郎此一編已足爲近代志書之冠其他金石考詳審精核可與歐趙諸錄竝觀藝文考略述篇目大指至其文之有關國故者則散見於地域建置山川古蹟諸篇尤爲不詭於歷代史家之法其於戶口田賦兼列往代之額與一切吏牘之文則陸清獻志靈壽之遺意皆爲不茍然者書凡三易寒暑始成然猶自恨簿書少暇未能專力覃思汰其蘩蕪而歸諸潔若猶冀余爲之刊削者然余獨賞其敘列山水條理井然一洗近代志書之陋而其網羅之博考核之精皆有非他志所能及者輒爲序其纂述之大意以曉觀者至於刊削之功則姑以待諸後世司馬遷班固之徒爲之其可乎

與將樂諸生論邑志舛漏書序

往余攝令將樂蒐覽邑乘見所載職官選舉人物諸誌往往與史傳相牴牾因爲隨事駁正凡數十條後修儒學志於先聖賢祀典封爵位號及鄉賢名宦諸傳遂大有更刱一時異議喧然雖往來門下素稱受業弟子者亦必再三曉譬而後能翕然終不敵外間異議之多因爲輟手不復爲卒業又十年重修邑志旣成則其舛繆又加甚焉於是向之異議者皆翻然索余舊稿私有纂錄而廖生某又爲彙而輯之釐爲糾繆補遺二冊戊子冬余重過其縣廖生舉以見眎幷求是正余讀之見其根據史書考覈精審不愧讀書學古人手筆間有體例小違及語言未盡之處輒

用別紙附書數語標識於其書額總若干條陸生振奇見而悅之因爲彙錄一冊以附原書之後且以副本見貽余題之曰與將樂諸生論邑志外漏書其前此駁正舊志及儒學志中名宦鄉賢論贊已經廖生纂入者茲不重錄異日將令陸生并錄之以識一時所從事云

濟寧圖記例略引言

福建寧化志分土地人民政事爲三大綱余修濟寧圖記又分民與人爲二凡四大綱雖若襲取舊例然其體製絕與不同寧化志作者自謂周秦其實皆八代間語茲書肇創一準史裁人民二部有志有表有傳餘則表志兼行引端終義時綴序論數言皆其有關治理者釐其書爲甲乙

丙丁四集總凡四十八卷爲目三十有六集中志與傳分例不可以統繫是書故題曰濟寧圖記

祇平居士集卷六終

秀水門人朱辰應訂

祇平居士集卷七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序二

博山防守記序

博山環山爲縣其東北大河莊爲臨朐入境要道西北躐淄川境達會城則柳行頭綰其口西南白洋河接泰安萊蕪壤則萊蕪之青石關束其隘此外陡壁四削絕無行蹤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壽張男子王倫爲亂時撫湖洪侯籌爲其縣令聞警卽分遣縣尉赴柳行頭把總赴青石關各率民壯健快據要隘以備非常旣念縣距壽張五百里賊不能驟至而大河莊爲鹽販出沒之所奸民乘

間竊發可虞檄尉移駐大河而自令在署督親率役往察
柳行已而賊勢張甚警報迭至侯乃練鄉勇製械具繕城
垣淸保甲譏行旅裕糧儲定爲防守事宜六則又慮召募
鄉勇難信特令紳士各舉所知得壯士五百八以三百八
分守邊隘自以二百八防護四城內外及縣署倉庫諸所
兵分二隊每鄉勇九八一牌長統之牌長五八一領長統
之領長二八一隊長統之委鄉進士趙顧及諸生二八俾
司訓練每五日侯一臨視夜則分境邏巡每遇轉更傳號
城內外四隅自近達遠同時響應不絕所製械具自弓矢
火鎗矛刃諸利器外四城又各貯擂石灰罐無算四鄉則
以周十里爲率諸小村莊令各團結爲一縣無郵騎每十

里置捷足二尺有警報百里之外頃刻而通又須拟約一十七條凡防守民夫及奔走巡視各役悉勸以兵法賞重罰嚴罔敢違越時大兵會勦所需軍器衣裝犒賚諸具徵書狎至侯無不應時立辦自九月四日聞警至殄賊後十月七日解嚴先後三十餘日一切文移上下悉出會稽學生胡某之手事平某遂纂錄成帙題曰博山防守記寓書請序於余昔春秋時宋鄭火樂喜國僑火政郖明氏書之宋熙寧中吳越大饑知越州趙抃救菑諸政曾鞏氏書之鞏之言曰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時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然則某之爲此豈徒著侯一時之

勤益以備此邦之典故而使後之不幸而值其時者得一一按其科條而爲之備則俟之惠賴於是邦者其澤靡涯而某之用意亦於是乎遠矣余故樂綜其大要而爲之序

山東武鄉試錄後序 代

四十二年冬十月當天下武鄉試之期山左有司恪遵令式從事維時護巡撫印務 臣 某實主其試 臣 某克提調官 臣 某克監試官集學政 臣 某所送科舉武生及營卒之就試者千有餘名試之騎射伎勇論策得中式者四十六人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論策爲錄 臣 某旣序其前 臣 等當序其後 臣 竊觀自古帝王求材未有不兼收文武以備其用者至其網羅所及則尤不限於一塗漢選六郡良家子

給羽林期門名將多出其中唐置武舉郭子儀遂以武舉異等進近代武科之設大率悉沿唐舊而直省標營騎卒亦得與武生同就鄉試此則漢代羽林期門遺意也顧人情溺於苟安往往重文而輕武惟我 皇上執大中以權衡天下無一物不得其平昔歲緬甸之役諸吏被議者文臣少而武臣多 皇上慮有偏苛 特命被議武臣無問官之大小悉令送部引 見使卓犖瓌偉之材仍得有以自見不至有沈淪廢棄之憂則凡懷韜略之奇足以備干城腹心之用者於此時孰不爭自奮勵願趨 闕下以自效其方剛之膂力而致其身爲 聖朝禦侮之具哉抑山左自昔多材武之彥自冉有樊遲輩雍容儒雅卽

以軍旅著稱且自謂學之於孔子至若司馬穰苴孫武孫臏輩皆齊產其所著書尤爲後世兵法之祖往者陽穀妖人爲亂一時團練鄉勇殲寇斬馘者多出於庠序之英故有以武生特蒙　旌擢者況今武科之設其選尤精所拔士皆武生中尤傑出者於以進之　王朝以備澤宮之選以彰奉璋左右之盛我　皇上壽考作人之化上媲周文而多士克生亦奚減於騶囿之虞與罝兔之野人並足克邦家之楨幹也哉　臣　等幸覩　大典爰拜手稽首以誌其盛焉某官　臣　某謹序

龜山楊氏第三支世譜序

楊氏譜自龜山之後三世曰瑾者始爲其譜之序瑾子滋

復爲之圖其後八世孫宗閔十三世孫華續採先世行實爲錄以附其後而十五世孫岱復詳考其墳墓所在而爲之記於是譜之所空有者始無不備今二十二世孫光瀚復自十六世後續譜其世系至二十幾世而止書成請余爲之序按龜山五子迪迥通適造譜所載者迥後二世適後三世迪後四世造後九世惟適之曾孫謙生二子位衍子姓最繁而位之子曰三六郎其後世次爲光悉則今所譜者皆適之子孫也因題曰龜山楊氏第三支世譜而爲之敘曰自昔爲譜論者率以冒承他族爲恥余謂冒承他族者特其子孫之自絕於祖宗而其祖宗之不復列名於譜者反得脫然於榮辱褒譏之外若夫今之爲譜者祖宗

固其祖宗也而獨以非其祖宗之所有者冒加之以爲有如是而爲其祖宗者旣以其所不能有者陰受後人之薄鄙而其所冒加焉而終不爲我有者又如塗泥之粹其體膚而不能以自刷其皇然於地下者寧有窮期耶今觀楊氏之譜自三六郎以下至光瀚十七世未有顯者譜亦第書其生卒壽年葬處與其子男多少以見世系源流之槩然而使讀其譜者慨然於流澤之長而歎先世之典型未墜於以見一時之輝華赫奕者之不足慕而詩書禮義之貽其後者爲無窮此其用意深遠不獨可使楊氏子孫世傳之巳也若夫自三六郎以上一世頗有以進士官縣佐者吾不能知至於龜山之世上自高祖下逮曾孫則自龜

山文集朱史本傳而外散見於胡呂兩公之誌狀及黃去疾之年譜與朱韋齋之誌遵道墓葉水心之爲其舊宅記者歷歷可稽而譜所書者多有乖牾是則不可以不之考也龜山舊宅之復其四世孫汝龍爲之讀水心之記則知龜山後四世子孫其出處本末有不可誣者矣溯而上之龜山之父曰殖見去疾年譜祖曰明見先生自爲祖母墓誌自明以上莫得而詳焉惟胡公爲墓誌言先生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始家將樂而譜乃言先生之高祖爲鏞州司戶家鏞又自司戶以下仕宦者八人而龜山爲其先考行狀乃云皇祖而上世爲農家以世宦之族詭托之農家不特削其先代之官而并沒其國朝累世之恩龜山之爲

文不空如是其妄且始遷者爲先生五世祖譜止載其高祖則已闕其一世又先生父兄弟二人其異母之兄又三爲異母兄之子五人可考者二曰昞曰允蹈同母兄弟之子則與龜山共爲六人曰助曰夢龜山之兄曰度曰州僕曰二僕龜山之弟今譜皆不載此於書傳可考者猶且脫漏如是則其他所載有出於書傳之外者又可盡信耶夫古之求序於書者必求其言可垂信來世者爲之余言不足信而胡呂朱葉諸公則皆可信之言也顧今誌狀年譜諸書多爲後人所更竄盡失其眞光瀚誠有志於前世之譜宜博考諸家文集爲釐正其原文而盡刪其不合者庶足以垂信於將來且龜山之言方將使百世而下好古篤

志之士確守而共尊之而獨不能見信於其後之人其先世之賢益以恬於榮利樂於義方見重而反加之以非分妄邀之榮利使之歷然而靡寧改而正之固龜山所深望於其後者顧非讀書好古守禮而有識者不能以爲光瀚獨能爲之則一洗數百年沿襲之陋而使龜山之道益尊其言益足取重於後世而其先世之恬於榮利者亦不至爲後人所污罔豈非崛起之士而龜山之所樂得以爲繩武之賢哉

周氏族譜序

周氏系出汝南其在將樂者始明初曰海者由江西臨川來徙後四世曰世紳治生勤嗇能殖其家世紳後三世曰

彝値鼎革時閭中數有兵役口賦日增謂之襆派諸富家困不能支多鬻田供役家遂以微及彝歿遺孤某年始垂髫追呼日迫益困不支稍長勤苦自力僅得保其餘業不復能自振上舍君象存者某之子名瑞爻自其幼時詢知先世事卽慨然思有以力起其衰旣而俯仰撫拾餘三十年始克舉先業而大振之蓋自始遷以至於君凡十世矣其先世故有譜燬於兵燹存者多散軼失次君重加蒐輯爲考正其世序復詳記其墳墓所在與累世祭田多寡之數而其族姓之繁爲故譜所未錄者悉次於其後至於先世生卒壽年行事履歷及子女嫁娶氏族之詳無可稽者則始闕之期以垂信後人使子孫得知其先世之故不肯

依冒假託自誣其祖宗而炫惑其後世其矜愼之意有足多者譜成請序於余余爲歷敘其先世興廢之由以詔其族之人使不忘祖宗艱難勤瘁之迹而君昆弟諸子多列名黌序以詩書訓迪後昆其季弟早世君爲撫其嗣孤使克有成立宗族稱其孝友夫既克念前人而復以詩書孝友相敦勗則所爲保世承家者豈惟先業之不墜而已將見周氏之族且自此而益大焉其庶不負君輯譜之微意也哉

將樂喻氏族譜序

將樂喻氏其先曰某者當明初洪武間偕其兄某自江西臨川來徙至蒟歷之世族姓頗繁其幾世孫一科始爲之

譜明季兵亂譜失亡及是若干年矣諸生聯倬於故家書籍中得一科所爲族譜并言及其宗人福建巡按御史洪都騟文偉所爲騟氏三節傳與其他序文數首錄以歸遂復考尋前世續爲之譜書成請序於余余既序其大略如此因論之以爲古有宗子之法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雖百世之遠支派井然子孫莫不知其所自始後世宗法既廢而魏晉以降頗以門第官人則其時之譜牒爲特盛迄唐末五季之亂譜牒復散子孫迷不知其所出後之爲私譜者攀聯附會或冒取他族爲已祖至於守禮之士又或過於拘牽謂三代以後無世卿不可行大宗之法獨小宗之法可施於今世故雖眉山蘇氏之譜僅及其

高祖而止五世親盡則雖世系之可稽者槩從刊削而明儒唐荆川歸震川之論則以大宗爲必不可廢其說往往散見於兩家文集之中自我論之仁人君子方且惻然於同類之顛連不難聯與族爲一體顧於一體之所分者五世以外輒視如途人乎夫不欲使同姓相視如途人則必以收族之義責之一人而使舉族皆宗之欲使舉族宗此一人則必溯之於其所同出之原而使之知所祖今使四世而上不復溯原於其所同出是無祖矣無祖則宗法何自而生於是遂等其族於途人則近於薄强而相宗則近於僞蓋無一而可者此宗子之法上而尊祖下而收族所以必不可廢而荆川於後世爲義田者猶多不滿之辭以

爲不如宗法之均而溥也今喻氏之譜自其高祖而上推之至於始遷之祖其可考者悉著之無蘇氏之拘而又無末俗攀聯附會之妄庶幾譜之善者余獨惜夫宗子之法後世舉莫能行則所謂譜者亦徒譜而已以聯倬之有志乎收族也故爲頗探戴記大傳之文及有明唐歸二家之論爲之申以告之

林氏族譜序

林爲八閩望族其先世有諱祿者當晉室南渡時由安東王府參軍累官至散騎常侍追封晉安郡王實始居閩爲閩中林氏始祖晉安後十五世曰披官至太子詹事復自晉安徙莆田其在順昌者詹事第八子雷州刺史邁之後

十世曰仲堪官江州知州事贈通奉大夫通奉第六子次同爲順昌令一子留順昌子孫遂家焉而大六者順昌之七世孫實居漠布是爲漠布之林之所祖漠布之林迄今數百年族姓繁衍矣諸生紹昆思爲譜以合之而追溯本源迷其所出迄歲庚午謁其宗人廣東韶南道副使兆惠於閩縣之南臺出其世譜相示於是知通奉之後世居福清而順昌者福清之別也遂自通奉而上至於晉安悉錄其次以歸又自順昌而下譜次其昭穆凡若干世共爲一圖於是自始祖迄今絲聯繩綴世次昭然罔有缺漏譜成介余門人許遇璉來請序余爲略述其先世遷徙源流如此若其簪纓閥閱之盛與其累世勳業之著前人之論詳

矣故不復云

東昌鄧氏世譜序

鄧之封國有四其自出之祖有三而後世郡望則二其封國一在魯地春秋魯隱公十年齊侯鄭伯盟於鄧卽其處也是爲黃帝之臣鄧伯温封國一在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鄧林者是也是爲夏王仲康子封國其一地屬衡岳見桓公七年鄧侯吾離來朝孔頴達正義之文是爲商氏之後曼姓之國其一則在河北廣韻殷王武丁封其叔父於此是爲鄧侯是也衡岳河北同屬殷商之後故知自出之祖惟三又吾離之鄧雖云地屬衡岳然正義以穀鄧並稱則其實卽楚之北境意夏裔旣殄商人遂以封其子姓是

封國雖四其地亦三而已黃臣仲康子世遠莫稽河北雖出商後後亦湮微不著論者謂武丁叔父所封卽此曼姓之國頗疑廣韻河北之言爲非是今鄧姓之見史傳者大抵皆吾離之後鄭樵謂魯莊十六年楚文王滅鄧子孫以國爲氏是也顧其族又分二望一曰安定一曰南陽南陽秦昭王伐楚取鄧所置郡名葢卽鄧所封國漢有鄧晨鄧禹皆其郡人則其爲曼姓之裔無疑故時有鄧氏官譜一書至晉巳亡故自晉以後世次不能復詳今東昌鄧氏之譜其可據者大略始於宋代葢自漢高密侯禹之後有勝四公者其仲子元二始徙青綏又徙雲口橋西豐樂坪爲江西南城始祖後七子曰仲尊從明太祖起兵殉難子均

顯以功授山東都司指揮子孫世世承襲均顯子福葬濟南千佛山下是爲濟南始祖福後四世爵改東昌衛掌印指揮使葬東昌城南龍灣西是爲東昌始祖又六世曰守漸崇正癸酉副榜舉人自是以後鄧氏始以科目顯守漸子秉恒　國朝順治己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司參議參議曾孫鍾岳康熙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禮部左侍郎侍郎子汝勄汝功皆鄉試舉人汝功重修族譜問序於余余聞侍郎爲諸生時有弟好博簺之戲常夜出不歸侍郎獨守外門弟不歸不寢歸卽親爲啓門加勞撫焉其弟感愧不自寧卒改爲良士昔范蔚宗爲高密侯傳稱其事母至孝修整閨門敎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今東昌之鄧當前代

時以武功起家其勳閥幾欲與漢高繇相埒及世職旣替科目特盛於　本朝而其孝友之德至今爲邑里所推斯尤不愧爲禹之後裔也哉爰考得姓之由與其歷遷之始末而爲之序如此

代某爲臨安印氏族譜序

印氏系出鄭穆公後余先世自揚州之通州徙蘇之常熟又遷嘉定自分嘉定爲寶山今爲寶山人然自高曾上推至常熟而止通州舊譜槩莫詳焉其別支居徽歙者歷世最久往往他所之印皆宗之然卒莫得與吾家分合之緜明初歙多山寇安一公避亂來浙始家杭之臨安生二子善明善華後皆繁衍有申錫者膺乾隆三十年鄉貢計偕

北上先期託友致存訪之意會余丁艱回里不及見未幾申錫死其子臨安縣學生文球昨歲來見卯其譜系則同出於鄭因頗自述其遷徙之源流如此比又同其宗長老諸生廷琼攜其家譜來請序其譜先於雍正四年修輯至乾隆四十年十二世孫搢三玉垣等又踵修之其族世以耕讀爲業故列膠序者多俊髦之英其餘勤本業者率多良士按其圖系自徽歙始遷以來絲聯繩綴世次井然罔有闕軼因歎吾寶山之族雖能上推十世以前不能如臨安更及始遷所從出者舊譜失亡故也記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以敬宗收族爲大今臨安之譜百世下皆能知所同出至由始祖

上推徽歙則千有餘年之世一一瞭然在目其有關於敬宗收族之誼者豈其微哉明允蘇氏有言觀吾譜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余於是譜亦云因摭其大略而為之序

素亭襍錄序

將樂蕭鳳威又鶱雯言其從祖深谷之文深谷文宗派在毘陵晉江之間而能運以逸氣每篇縱意處如健馬騰空不可羈勒而又鶱安驅徐步不妄為馳驟吮毫濡墨時以一二語摘發其竅要長吟婉諷如希聲之泛古琴泠然有絃外之音昔歸震川以史漢之文潤武當時諸子莫不軌其遺塵而季子季思頗參以魏晉人風藻而獨有以得其神又鶱之學深谷其所得在形聲臭味之外斯可謂善於

踵武者也又竊幼多病其於世淡然無所嗜好顧尤獨好書讀書意有所得輒忻然著之於錄其所錄者大率本諸前人而其義要必有與俗之所云異者尤精於考據足以補史傳之闕至於忠孝仁義之事低徊往復娓娓焉有味乎言之也然又竊殊不肯自謂已是書成後數有更易往余見其書載朱子提點刑獄時聞赦令將至立決有罪者三人余頗疑其非閒居著述者之所宜道今閱其書無有乃知其用意深遠非淺夫所能易測入第見中所錄者類多奇詞奧旨足爲稽古者欣賞之資而不知其兢兢詳慎之意所刱者尤予人以可思也近文多好爲塗澤之言讀之如與混沌相對茫然不知其口鼻之何存獨又竊所敘

亦文見輒心開余嘗舉似他人以為曉人嘗復如是時人毎不然之余為之言曰又驚文吾不敢便謂必傳於後然使後有班固范曄之徒出網羅遺軼於又驚文必有取焉彼之塗澤者吾恐其一覽即揮去不復能省顧耳疑者乃解然其故又驚不自言人亦卒莫之知也會又驚以其所著書屬序於余余與又驚相知為深因舉其所知於又驚者叢雜書之以為序使讀是書者得因是以想見其人焉其書名素亭雜錄素亭者又驚讀書之室亦因以自號云

廖若畤詩序

將樂廖其又若畤少而工詩從其先大夫宦游南北凡所過郵亭旅店荒祠古墓一風土之殊一節候之變一卉羽

之奇一餐一宿率皆有詩以紀之當是時其大父司農公歷掌文衡而先大夫以名進士出秉憲節攀鱗附翼之士莫不懷鉛握槧走集其門若時以新銳少年出與相角往往傾其老宿瀛洲玉署自謂一蹴足而躡之耳既而先大夫遭讒屏廢一時內憂外侮錯出乘之若時奔馳轉徙日僕僕於道路之間不復問家人生產迄乎險難既夷驚魂初定歸理舊廬則惟有蕭然四壁而已於是若愠若狂若駭若失往時功名富貴之念一切俱灰而獨以其陰幽結轖無可申洩者益復并心肆力於爲詩方其冥搜旁摭孤騁戞厲如臯鶻側翅迴入煙霄邈然無際雖疾雷頹牆飛雹爍礪不足以撓其神明奪其眺聽也其引意聯辭衍

徐隱約如涓流曲注宛轉百態而必極其所之也其含咀
醞釀風味清醇又如雅人韻士微醺捉麈咳吐皆氛氳之
氣也磨刮垢痕濡澤槁瘠玉溫脂潤肌理瑩然蓋其始以
之舒憂緩鬱排釋悲愁而習熟之久則反資之以爲樂於
是剪裁纖碎縷緝絲絇時出爲俳諧工巧之辭以取妍於
時目而不知其心精所詣秖以發懽笑於荒寒幽寂之中
以爲猶賢博弈云爾要其敘事述情鋪陳排比辭與意適
耳目之間求見有其匹也其詩初學溫李中更憂患屏絕
人事乃復溯源漢魏泛溢六朝而於三唐兩宋元明之作
無不博涉其瀾故其取材最富而能出之以不雜如其自
得者深然若時猶自謂局於體調未能擺脫羈鬲空行於

無礙之塗是其謙懷強志愈非淺夫所能窺測而其所造豈易量哉詩凡五卷自庚子以後至辛未擇其可存者共得如干首集句一卷別附卷末云

代序詠明史詩

詠史詩列於文選者王仲宣張景陽輩所詠率不過一人一事左太冲作雖出入馬班二史然其意多以喻已未嘗詮序時代取某人事各繫以詩如唐人所云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也惟柴桑集讀史述九章人繫一詩類於得題然後爲詩者然亦其興之所寄而已雖詠史實與詠懷無異也余以貧病杜門少所酬應偶讀明史隨事歌詠得詩二十章無感觸而漫爲是云云盍以餞送日將破除岑

敘等於蠟屐鍛鍊之好非敢於古人爭述作之體制也雖然自洪武以迄崇禎更十五帝歷年三百中間大小三案諸事固亦一代得失之林昔人演小學古事爲歌詩褋以方俗語使里巷童穉皆知之余詩雖淺鄙存諸家塾倘可與小學古事詩相比乎

祇平居士集卷七終

天津門人孟永光訂

祇平居士集卷八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序三

嚴三錫時文序

歲乙亥余爲道南書院之長六邑之士皆來執經受業於門間與考論郡中前輩之有文者必首推永安嚴君三錫君爲文不主故常要於能達其意於明季江西五家尤所鑽仰嘗手選其文評點付梓以授遠近來學之士君幼補郡學博士弟子每學使按臨考校君所爲文必居甲等所厚加知賞者先後不一其人顧鄉試輒不利晚膺歲薦終老於家然其門人弟子得君指授者往往能取高第以去

今君所選五家之文郡之士猶復家有其書益其爲諸生推服如是是年冬科試六邑童生攝郡者以校文之役見委余於永安得嚴生天球之文甚驚異之遂置首列已而嚴生來謁詢之則君之孫也因遂出君文稿見視余讀之雖其詞之繁簡與其格之謹嚴超縱不一而總無一爲聊且塗飾之詞信所謂不主故常超然能自達其意者也後數年遇龍谿陶明府敦和於興安郡治明府向令南平曾爲道南書院主人爲余言閩中風氣世以下游爲勝自我觀之下游之文專事塗澤不如延平諸生本質超然獨能不爲俗尚所汩余夙懷此意得明府別白言之爲之拊掌稱快會嚴生以書來求序其祖之文因念明府之不忘延

平諸生爲之深加許可者亦以其郡中前輩諸公如君等輩能流傳前哲之緒言以啓迪後生不至迷溺而不知所返也因爲復書前語歸之卽以爲序

代某爲採驪集序

余讀蘇子瞻李君山房藏書記及宋景濂送東陽馬生之序輒慨焉三復而歎也夫宋初更五季衰亂之餘典籍散亡宜無足怪至景濂生宋元諸大儒理學大明之後求書問學其難顧復百倍前人當其借書抄錄天寒硯水堅凍手指不可屈伸汲汲猶恐不及從師問學走深山冰雪中往返數十百里歸而蒙被偃臥以媛湯熨其肢體始獲稍和其艱且勤如是而乃克以有成今　國家文治休明典

籍備具名入碩士林立相望而後生誦習舉業或往往剽竊坊間浮濫之語為活計而經史輒束之高閣毋乃自待者輕務浮夸而中少誠切之意歟昔南陽成諟叔欲應舉而無師乃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過於史漢韓柳科舉之文何難哉諟叔之自負固高而卒以取進士為當世名卿則知科舉程式要無外於經史經史誠明取吾心之理以發揮聖賢之成說詞達而義精於有司程度豈遠乎而世顧眩於速化之術至相戒以通經學古為迂其又可怪也已某君某於余為同年友同入翰林茲復同官一方毎相見論文以經史為本而必衷諸道頃復視余以所選探驪集文二百餘首其持論率本諸此余謂世之學文者舉

此爲式得益窮乎經史之精其庶乎可免於蕪子游談無根之誚矣乎因不揆鄙拙輒推其選輯之意而爲之序

代楊觀察爲丹霞課藝序

閩於古爲百越之地自唐觀察常袞以文辭化導此邦一時人材蔚起彬彬然與上國相齒至宋眞儒輩出則道學之盛甲於東南閩與濂洛同稱非獨辭華科第之榮足敵中原文獻之邦而已夫其遲久而發發數百年而其風氣每進而益上者固由地氣之鬱積使然而開率倡導之功豈不係乎其人哉歲甲戌余奉 命觀察汀漳龍道駐節漳州漳故宋時晦菴朱子臨御之邦前志稱其誨誘諸生間五日輒一詣學宮爲講說經義親訂其謬誤盡公旣承

絕學海內之士皆得執經走集其門闕獨爲公桑梓之鄉被化最深漳人士則尤躬荷其陶甄而加親且久者也故其流風餘化迄於今五六百年未艾閒嘗陟臨漳之臺訪道原堂故址慨然慕公之餘澤而念漳海之士守其遺書當必有精思力踐如陳安卿王子合之徒足以肩斯道之統而爲 國家儲有用之材者伏匿於蓬樞甕牖之中余顧無由而物色之也今年夏漳人士以丹霞課藝一編謁序於予丹霞者故漳州書院之名余下車伊始嘗博考郡邑諸生取其尤秀異者給之廩餼使肄業其中且爲延師以訓課之而是編則學教晉安鄭君取余二年來課試所錄之文擇其有當於理者評點付梓以示鼓勵余覆閱之

言雖不敢謂粹然悉出於正無復有牴牾聖人者要其精心銳氣英英然皆有不肯苟安凡近之思以此殫研聖籍守先儒之成說而上溯乎六經孔孟之指歸庶不媿爲朱子私淑之徒而異日足爲　國家有用之材即觀風者亦與有榮焉余故歷敘前此閩中風氣日開之故而特舉朱子之誨誘漳人與其門人陳安卿王子合諸賢相勉勖俾諸生得有所宗法苟徒以章句聲偶之學互相誇詡而已倘非余之所望於諸生者也是爲序

嚴三錫文集序

往余爲延平書院之長守郡者以郡試校文之役見委手披目覽凡數千卷大抵無絕殊者獨永安嚴天球作蹊徑

迴不猶人及細審其脈胳所注又一一曲與人意相會深歎異之遂拔以冠多士一時同試之士傳相抄誦其文名遂著於六邑已而天球來見出其祖三錫君制義若干首見示且請爲之序於是又知其家學之有本也後十餘年余重至延平故時從學之士爭來問安否獨天球遲久不至問之則其死已數年矣自余往來延平所賞識六邑之士前後十有餘人若謝純欽徐朝倬汪淳施上炯輩或舉於鄉或薦於南宮不數年皆以天亡余毎歎美質之難成私疑天之生才爲無意若天球者甫得一衿輒以淪沒并不得與前數人者並馳騁於科名尤可爲悼惜者也於是天球之弟上襄奉其父命來謁復以其祖之詩古文詞求

序君爲文大旨余於前序已略言之至其嗜古博學覃心考究不懈顧以帖括自名尤非一時同輩諸生所及以故邑中凡有興造記誌以及紀述其先人功行與邑大夫之有德政者皆來請文於君其於邑中古蹟舊聞網羅尤悉雍正閒邑令袁樹棨修志得君之助爲多惜其生於下邑數困鄉闈晚膺歲薦卒亦未試於用以是名不及遠然就其所詣往往能自抒其平日讀書之所得以爲言而不苟以稗販剽賊爲能斯可爲能自樹立之士也昔眉山蘇序讀書務通大義所爲詩凡數千篇其子洵私記其事於族譜及孫軾成進士以其事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後遂以有聞往余讀君制義謂異時昌明君之家學者將在天球令

天球已矣上褒誠有志表章先學其尚勉思自奮而可哉

校正三言蒙訓序

坊間所刊三言蒙訓一書世傳括蒼王應麟伯厚所著伯厚宋末入元初猶存故篇中敘列古今至元祖混一南北而止近本復附以元明兩朝治亂之故失其舊矣吳下行本雖無增益元明之語然其中誤字亦多間出不韻之語尤乖體例世多忽爲村塾之書無有爲之是正者余特喜其詞義明析且以三言斷句尤便於童蒙之誦習輒爲校覈更定以傳家塾以訓學語幼孫亦未必非蒙養之一助云

如六官之訛爲六經四始之訛爲四詩其謬易見至攺

曾乎爲乎曾則又不通古韻妄以吳下方音求協下文倫韻不知曾與倫聲反不諧徒滋紊錯至篇首所陳某數某文自四時以至十義數即寓於文中塾師妄添一十百千等語爲註腳其立言之序先庶物後人倫顧先攙入三綱乖其倫次此皆後人以己意添入者今悉删去或疑篇末以行叶民亦用吳音正與前文以曾叶倫同例然考焦氏易林跛倚後行與上文殘祭側偏相叶則行字當有延音與民字之讀眠者正相叶也

窳陶錄序

余十五歲時積文百數十首有童時同學者求視悉舉畀之同學者惡其評尾多過獎之語奮筆抹之遂至不復見

還後余索之急遂投之火故余幼作無一存者稍長益嬾作文又性多畏忌偶有所作不慊意則遂毀其稿間代他人有作或於友人家會課人輒據其稿不還其他應試之作又率爲遠方友人取去故余自十六歲至今中間所作文亦無一存者舊歲同汪生廷楚游武林見其行篋中有余文一帙詢之則皆於紙簏中拾取余棄稿私自錄出者取視純駁不一時或令人愧悶畢急擲還之不啻如棄遺唾唯恐復累吾目近其弟廷楙復私錄余文不擇美惡幾脫稿輒取去余欲禁不可則取歸震川評沈敬甫文之語題之曰綜陶錄而聽其私自藏弆不復爲簡刖焉葢余幼時爲文頗刻苦下筆不足驚動人則忍死搘住不許令着

紙每意有營度喉閒轉聲吚吚兩吻槩朗脫稿後齒齦至痛不可忍以是愛惜心力不肯常作文而偶一篇出頗亦爲好奇者所矜異年來精氣漸耗聰明不及於前時又日與生徒之初學文者講論不過守柳子厚答杜溫夫書所云乎歟耶哉夫者疑詞也矣耳焉也者決詞也如此而已以故才力益消折幾盡僅僅求免於助詞之不當律令者焉昔震川評敬甫文特病其自在無出落耳余近文則無醜不具蓋苦竄中尤傚壞無用者非特不足與精良競美而已雖然昔陶侃爲廣州刺史恒朝暮運百甓以自勵夫旣借以自勵寧必有擇於甓之苦竄否哉然則誠能勵志如侃即苦竄亦足爲益人才力之資余猶愧懶廢不能自

盡其苦窳之用矣遂書以爲序既以自警亦以勉汪生焉

句股衍總序

句股弦相求之法參以和較得七十八則立表測量又得求高求深求遠三則重表亦然求句股中函之數則又有冪積之數容員容方及容縱方之數彼此相求又得二十三則由句股推之以至不成句股之形亦可化而爲句股此中裁截之法猶不與焉其術亦繁矣哉舊算書簡略不備者無論詳者復錯雜無緒而於疑難諸法往往取徑太迂遲思太拙閱之反亂人意嘗試意爲區別使各以類從定爲相求法百有八則錄諸別紙擬於暇時依次研求創爲漸法以曉學者多事卒卒未能甲申秋仲病臥重華書

院一切筆墨之蹊徑絕思理前緒遂得一一盡通其故其中運思佈算時比舊法為直捷而舊法亦不敢沒則附見焉以資參考至以中兩積數與弦之所和所較相求而得句股弦之正數其法為舊算書所不載今亦竊擬一法以附於後又別創截弦分兩及補句求股補股求句二法以該西術三角之算使學者知周髀一經於術無所不該後人淺爲涉獵不能旁推交通以盡其變故使西術得出而爭勝其實西術亦本周髀不能越其範圍之外也書成總凡百十四則名之曰句股衍使從游之士錄而傳之雖無關窮理之大要以之啓誘童蒙亦未必非小學之一助云

句股衍後序

莊子言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余向讀周髀經得悟大學絜矩之義而絜矩之方不外於比例相求因欲撰周髀矩例一書人事紛擾卒卒未遑後於重華書院病中撰得句股相求法百十有四則自來算術諸書竊謂莫有備於是者茲晨檢理舊篋得序稿一篇念昔嘗瘁心於是不忍遽棄因爲錄諸別紙將以質諸斯世覃思之士雖然技成矣亦復何所用之當與泙漫屠龍共貽笑於莊叟耳

周氏分支簿序

將樂周氏其先世生計頗不薄中困於輸役耗焉上舍君象存自其少時侍其尊人問知先世事即矍然有動於中

比長勤苦自力積若干年始克恢其先世之業君兄弟三人季弟早世遺孤三歲君撫教之以長歲戊午其仲弟能自立既析產他處君猶與其季弟之子居所以撫教之者彌至而家亦日起至是君年六十餘矣乃始分遺其弟之子而君之子二人亦各均授以業間以其分支之簿示余因乞一言以勗其二子余觀君所自敘其一生艱難創造之迹所以勉躬而裕後者可謂至矣昔唐應德有言辛苦起家之人其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贏縮一臧獲之好良與夫鐍鑰閭戶之守雖其錙銖隱賾而聰明計算舉無遺者今是籍所載皆君畢生精神思慮之所經營觀之者猶將慨然於涉世之艱而起家之不易為之彷徨與歎

焉況其子親受此籍者獨能頑然無慨於中乎雖然有本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君幼承庭訓其一生孜孜乃由於不忘其先考之遺言推是心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凡所以致其愛敬而無敢慢易於人者將無所不用其凜凜焉況於奉先人之遺業思所以衍而大之乎今君即以其受命於先人而勵之於己者以命其子視其先考之訓其語彌詳其意彌至爲其子者得由是以追念其祖而益思所以無忝所生者其敢從匪彝卽慆淫以自隳其世緒也哉抑君能仰承先訓推之以友愛其弟而撫恤其嗣孤以是爲念卽二子之交相督勉以共敦於孝弟之行可知矣余更何詞以勗之哉

代楊名賢爲其先考立祭田序

我兄弟既遵先考遺言爲立少王母鄧孺人祭田之後復相與言曰天下之勢自近而遠由親而疏凡自曾𥘉以降至於來昴仍雲泝其始不過自其由子而孫者衍之故君子之厚於本始者必預有以及夫後日疏遠之謀而後乃爲不薄於其親且近昔吾先考之諄諄於鄧孺人之祭産未立也夫豈慮其及身而禮有闕歟亦以爲後日無窮之慮耳今以吾兄弟之視鄧孺人固已漸而即遠矣况於吾子乎則以吾子之視吾先考亦復漸而遠矣又况吾子之子乎且也吾母年老即使宿肉貳膳之無缺而棗栗諸羞非其手所拭治而遴擇或未必盡慊於中而庋閣之飲食

吉甘柔滑可以餕及孺子者亦不可以使之無餘蓄也衆曰然於是復取先業若干畝立爲吾考之祭田而又於其取歲入之穀爲石者若干以奉吾母甘滑之具遂相與記其田畝之數於簿而爲之序如此

代陸仁芳爲楊氏二甥分產序

予妹夫南軒楊君之子曰名賢名傑以甥從學於予最久予素愛其醇謹及是距君卒逾三年矣二甥事吾妹滋謹每事必請而行而吾妹自以未亡人且老不欲預聞家政乃延君弟克初以君之業分授二甥命予佐聚其事先是君生母鄧孺人葬某所君嘗議立祭田而君墓歲時祭埽與吾妹暮年甘旨之需皆不可無恒產以贍其費於是分

君之遺業爲三以其二爲祭埽膳養之具而以其三之一爲二甥分受之賢旣卒事予喜而爲之言曰昔人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世之爲子弟者多競於財產之有無較羸縮於銖黍之間以私爲其衣食之謀而養與祭反從其薄夫是以後義先利至於兄弟相爭判骨肉爲胡越而其旣得之也則又視爲吾分所固有不復念物力之艱難與其先人積累之勤劬卒之頹然放然以侈惰敗其家者往往有之豈非損志益過之明效與君遺業所垂亦未爲過於有餘而二子乃能篤念本始以其厚者爲祭養之資而甘以其薄者自奉夫自奉者薄則不得不勤於自力而厚於本始則尤足以廣孝愛而益敦友

悌吾知二子之卓然自立儱然相與以有成也必矣既爲吾妹及克初君言之遂書之於其傳書之首簡一以爲賀一以堅吾甥自立之志而爲之勗其終云

贈送序

贈張世賢授醫學訓科序

余少好讀歸震川書震川早歲發解南都使其屈首就選不失爲郡推官縣令而其時先達貴人知已者林立循資而進亦可以坐躋通顯終不屑意至九試於禮部垂老而其氣不衰必以得成進士爲榮恭非苟於仕者顧其族之諸弟有卒部牒官尙醫者震川爲文以賀至自引爲族屬之榮竊疑震川薦鄉貢而重一尙醫之官其取舍殊不近

於人情及觀其贈楊司儀序乃知爵之足以爲榮也如是蘇子曰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而無自棄之意故一介之賤吏皆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息震川以爲天下之患在於不知爵之爲榮誠知爵之爲榮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孰不竭力以爲而中國可以無事震川之言其卽蘇子之意也與周禮醫師特命上士爲之以孟子所言周室之制推之天子之元士其祿秩葢與外子男等其寵任爲不輕矣馬遷爲史記扁鵲倉公皆著之列傳而後世太醫院官有使有判有御醫而外省亦皆有醫學其在縣者其官曰訓科往時諸縣多有醫學公署在縣署左右與丞簿尉署竝設近世漸以頽廢其

官亦遂爲流俗之所輕不知古聖人所以盡人物之性而致經綸參贊之功者其設官分職無一事不切於民生又況神農黃帝之傳神聖之道豈可易爲而得是官者豈得視爲闒冗閒散之吏也哉張生世賢幼讀書去而爲醫至是奉行省之檄爲其官生之業其所得於神農黃帝之傳者我誠不知其何如顧今世多以其官爲無與於天下國家之務我謂今之爲官者惟人人自以爲無與於天下國家之務故苟且呰窳而吏治遂以不古誠思所以盡其職則雖牛羊之吏古聖人尚不肯苟且爲之況於醫乎震川之贈醫士有言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術亦然張生其尚思所以自勵其職而特爲一事此言也

哉

送許遇春序

歸震川謂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即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方余為縣時有欲得余一禮貌以為榮者至今猶憶其人也既而舞鰍鱣挑狐狸變怪百出而是人亦遂有甘心附會之事此昌黎所以有禽獸不為之慨也昔楊漣貶歸賀尉親戚故舊無敢送者然其門生送者一人獨得監察御史之擢我浙許時菴宗伯為舉子時其房師罣吏議宗伯出死力營救之卒復其官至京師諸公貴人感其義爭欲令出我門下是年遂登第黃蘊生有言避禍深而中情迴惑將并其可以觸禍者而反蹈之彼之自視以

爲得詩者亦可憐也余幽居南劍許生遇春數來視余生與其弟遇璉皆余門下士而遇璉與吾友霍濟北鄰修同姓之好甚歡比郡宗伯之族也余故因隙貸事并及宗伯之故事以爲遇春告視遇春兄弟異日趾美宗伯且使後之人與送隙貸者並爲美譚庶幾昌黎之積習得此而一舒也

祇平居士集卷八終

汲縣門人鄧　芳訂